





給油麻地的情書

慧惠



## 序一 油麻地式懺悔

有人說，手繪，是種信仰。尤其處於一切可以無限 undo 的平板電腦年代。

作畫時，任君 undo 步步退回；偏偏生活上的大小事和情，皆無可挽回，導致創作境界和現實世界的反差越來越大，心生矛盾，價值撕裂。

於是，畫技稍見成熟後，很多年輕藝術家都急著去懷舊。哪個老區小店快拆了，拿好鋼筆水彩，用無法 undo 的老方法，誓死記錄及保衛某些同樣無法 undo 的老香港價值。

所以，如果手繪是種信仰，那懷舊也是。因為我們無條件地「相信」。相信從前的價值、相信老區的人情、相信垂死老店的每塊磚頭。

這方面，我曾經也是信徒，最近卻企圖叛教了。人到中年，家中原稿櫃已滿瀉，想斷想捨想離，於是好實際的，試著轉用 iPad 了。另一方面，懷舊太多會令我長期處於低落及悲憤情緒，唯一出路，是尋找當下的力量，不被過去或未來所牽絆。當然，也可以非常「臨在」地去懷舊，這我做不到。但慧惠似能做到，她不怎麼憤世，而極度專注，專注得像個匠人，專注於現在有的，而不在沒有的，然後把當刻情感和這刻的自己溫柔地記錄下來，更大於對社區本身的紀錄。可以說，這信徒，虔誠得來清醒。

對，一切都是年齡、環境及心境影響。慧惠後生，家裏空間應該足夠有餘，心房亦滿載了大志，又文又武直闖窮街陋巷，墨彩傾瀉而出，就只為了博你點點頭，帶淚承認「人情味」這東西於我城尚存！哪管你轉頭又低著頭繼續玩手機，她也繼續鑽進當刻的老地方，大筆一揮，要光便有光。

阿門。

小克

## 序二 在那將近消失的角落

認識慧惠是一種緣分。二〇一四年十月我大部分晚上的時間都在旺角「佔領區」流連，我慣常的創作方式在佔領現場失去效用，於是我轉向為現場的事物拍攝記錄。旺角街頭在彌敦道兩旁，尤其是滙豐銀行和地鐵站出入口的外牆，都貼滿了自發創作的海報和標語。政治人物的改圖尤其吸引，亦有不少有名漫畫家的手筆，但在芸芸作品中最吸引我的，竟然是一個不知名者的作品。我第一眼看就很喜歡，「他」畫的是現場的風景，畫面繪得很仔細，我感受到「他」在現場用了很長的時間參與、觀察和繪畫，所以每個細節都很動人。而且不止於此，畫面的色感和線條都流露個人的情感和風格，文字像是內心的獨白，每個人物都活靈活現。在「佔領區」無聊的時間，我不時尋找「他」的圖畫來看，還會帶住追看的心情等待下一張圖出現，現在我電腦內還有不少圖片記錄。後來有一次，Facebook 有人傳「他」的圖片，我才知道，「她」叫慧惠。

後來她在報紙發表了一些創作，後來她做過一些展覽，後來還拍過一個電視節目……直至最近見面，她告訴我有本關於油麻地的書要出版。我看完她的手稿感到很興奮，在重建過程中，破舊失落的油麻地在她的畫中添加了一層少女的人文情懷：果欄街燈下默默工作的小販、廟街霓虹招牌開動時的吱吱聲、還有京士柏公園玩雀老人面上的悅色……我看慧惠的畫會從最邊緣「有」和「冇」之間的部分進入，在那處你會看到她的思考、取捨和情感的轉動；再轉入畫面的焦點部分，從細節中看她對日常的鋪排，她呈現的是一個寧靜和諧的世界，就算一剎那的光陰也停留在永恆。或者這是跟她讀電影出身有關，每一張畫都像一部電影在說故事，讓人一再回味和細讀。

白雙全



此圖為颱風下果欄之速寫。

自序

我自小就喜歡寫信，也喜歡寫日記。

快樂的事寫下來；  
傷心的事寫下來；  
奇怪的夢都寫下來。

喜歡的家人、朋友、戀人，都曾收過我的明信片，甚至信。我常一廂情願地想，一封用了幾小時寫的信，收信人就會知道我對他／她有多重視。雖然畫畫才是我的強項，但想深切表達自己的心意往往依靠文字多於圖像，這是什麼的一回事呢？至今我也不太了解。

有人說，住得越近的地方，因為睇慣住慣，反而越對她不了解，這情況大概也可以套用於我身上。例如油麻地為什麼會叫做油麻地？果欄為什麼會變成現在的樣子？我畫這本書前並不知道。

寫一本情書給油麻地的想法，是於二〇一六年個人畫展《講港情·小小店》的尾聲時萌芽的。當時在想，自己在油麻地土生土長二十多年，應該要給她一個交代，因為能夠在一個社區裏生活一段長時間就是緣分。用一年的時間細味，並將這些變成插畫及文字，這是二〇一七年我要盡心盡力做好的事。

僅此將此情書獻給路過、住過、想認識油麻地更多的你們，希望此書會引起你們對油麻地的好感，跟她來個約會吧！

慧惠  
寫在油麻地家中



# 給親愛的油麻地

序一 油麻地式懺悔  
序二 在那將近消失的角落  
自序

9 7 6

果欄的日與夜

12

走入油麻地社區小店

44

都市中的喘息空間

76

街坊日常與我們這一家

102

鳴謝 結語

132 131

